

吴兴华全集

2

沙的建筑者：文集

吴兴华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吴兴华全集

2

沙的建筑者：文集

吴兴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的建筑者：文集 / 吴兴华著 .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

(吴兴华全集)

ISBN 978-7-5495-8689-9

I. ①沙… II. ①吴…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612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张艺兵

责任编辑：雷 韵

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龚碧函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泰安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1.75 字数：223千字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53.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为了人与书的相遇

## 目 录

从动物的生存说起	001
谈田园诗	005
谈诗选	010
鸽，夜莺与红雀	014
《唐诗别裁》书后	018
沙的建筑者	022
记诗神的生病	029
《菲尼根的醒来》	034
《乔易士研究》	040
《秋天的日记》	043
《现代诗与传统》	046
两本关于叶芝的书	050
《再来一次》	055

怎样谈话	059
谈诗的本质——想象力	062
现在的新诗	067
黎尔克的诗	077
《黎尔克诗选》译者弁言	099
记亡妹	103
《威尼斯商人》——冲突和解决	107
游梦者	174
马洛和他的无神论思想	177
读《通鉴》札记	242
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	262
附录 现代西方批评方法在中国诗学研究中的运用	297

## 从动物的生存说起

自然真是一部奇异的大书，它包括了一切我们认为神秘的事体，也包括了一切极平常的事体，我们现在所说的动物虽然占了几十万种，也只是自然中的一部分。譬如有一种黄蚁，它们的穴中常有一种黄色的小虫，似乎是蟋蟀，和它共栖。这种事体看来似乎平常，其实这种小虫仰给蚁的食物，而且受蚁保护；如果那种食蚁的动物繁盛起来，不只蚁要减少下去，蟋蟀也会碰到同样的命运。

那么，诸位以为动物的生存比人容易么？

不，决不，动物的生活至少也不会比人容易，那些被猎食者如鼠、鹿、兔等自不必说，它们时时处在惊恐内；那种担惊害怕的形状是不难想象出的。而强大的动物也一样地生活在困难中。

像“非洲的恐怖”的狮子，狮子有四条强壮的腿、一掌打死一条野牛的力气，为什么现在仍渐渐的绝迹下去呢？它到处

免不了土人的袭击，虎、犀、蟒蛇，都要和它争斗，小动物们吃了后自然是不管事的。而大一点的动物就更加难猎了。像长颈鹿，它是顶虚心而陷于神经衰弱的动物，稍有变动，它立刻就走。羚羊和斑马是有名的快腿动物，可怜，它生活在这不能自杀的环境中，也不会比人类舒服的。

那么兽类鸟类昆虫为什么都不绝迹呢？

不，动物们都受了自然丰富赐给的一种特长，但是如果人类用了这种卑鄙的科学方法去捕杀它们，绝迹自然也是意料中事。

好，现在也不谈这些叫人头痛的话了，让我带领大家到一个理想的国度来看看这些动物的生活：

这儿是一片森林，有高高的树，和粗强的草根拔出生长的地方，这是啮齿科鼯鼠的好居处，它们常爱集了二三十、三四十个同种住在一起；它们是有着很有组织的联合的。

再看这儿。这儿是蜈蚣的家，这洞就是它家的大门，春天它会产许多卵在里面，等它们孵化为成虫。

瞧，一只野猪在树丛中跑过去了，它的牙是最尖的，但并不分发达，像海豹和大象一样，猛犸大象不是绝种了么？

这儿我们将看见许多奇怪的囊蜘蛛，它并不结网，可是它们在幼年时会吐丝；不，“吐”字不很恰当，它们的尾端能分泌出液体，遇风就变成长丝，很轻很细，它们不是用它搭网，是用它做大马路的。你仔细看，这条闪闪发亮的就是它的马



路，它要从这上面走过，出发到别处去的。

到这里你得留神，这是蝮蛇响尾蛇出没的地方，响尾蛇会用尾巴向地上拍击，以惊走敌人。

它们的同伴，还有一种不常遇见的大蛇，叫做森蚺，它也爱用尾巴作响，它和雪融是鳄鱼的死对头。

在这种大草原上，野兔这小家伙是常见的；身体呈灰褐色，有白色的尾巴，有的加着黑环，野兔是很可怜的动物，胆子怪怯弱的。

这儿冰里有各式各样的奇怪的动物，有大尾巴的松鼠，游泳着，这个动物也是怪可爱的，跳跃的本领也很好。

这里还有一种鼠獾，它有淡黄色的毛，和老鼠极像。它的尾巴可以帮助它游泳转换方向。

这里是大食肉兽出没的地方，我们可以看见狮、虎、土狼、豹、犀、大象都有，尤其多的是狒狒，头侧有长毛丛生，样子像一条大狗。《尔雅》上说：“狒狒如人，被发迅走。”《山海经》说：“面长唇黑，身有毛，反种，见人则笑。”恐怕不是指的这个。

顶漂亮的红鹤，现在已经不很容易看见了，水边也许偶然还可以看到。它是顶爱吃鱼的。

大鸵鸟倒常可以看见，追上去他便张开两翼飞跑起来，它苍白的羽色无疑的是适合于这热带的雾气的。

于是这里有热带美的第一课，画眉的歌声，鸟中或许要推画眉为最善唱的仙女，它一唱时间极长，而且极好听的。

猿类这里也可见到许多，蜘蛛猿也是极可爱的动物，它的尾能缠卷东西，而且把握得很牢。

蜗牛你要留心，也常可以看见，它们往往背了住房，很困倦似的一步一步向着丛草里走去。

这里还可以看见椿象和粉蝶。椿象老是很老实地在树上走来走去，它那种伪君子的样子，使你不信它是有害的；它那尖锐的口，在吸收植物叶汁上，是很便利的。它能分泌臭液，保护他的身体。

你往四围看看，这境界是何等的美丽啊！

（原载《青年界》，1936年，第9卷第32期。）

## 谈田园诗

田园诗英文叫做 *Idyll*，意思就是一幅小小的图画，或一篇简短的写景诗。田园诗发源自古希腊，完成田园诗的诗人是提奥克利塔斯（*Theocrytus*），他的田园诗实际上是从牧人的笛中得来的，那些在绿的草原上，青的天空下唱歌吹笛的牧人，竟无意中创造了后来诗歌的一大系统。用牧歌的形式写出的最有名的作品，是史宾塞（*Edmund Spenser*）的《牧人的日历》，那十二篇牧歌相当于一年的十二月。后来丁尼生（*Tennyson*）写出了伟大的《王的田园诗》（*Idylls of the King*）。不过他们所谓的田园诗，似乎和中国不同。中国的田园诗似乎相当于华兹华斯的写自然景物的诗，同时里面又掺入一点哲理的成分的。

中国自从陶潜建立起田园诗来以后，田园诗也成了诗坛上一大流派，那些诗人大都用极短小的形式，写一刹那的兴感。其中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例：

独怜幽草涧边生，  
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  
野渡无人舟自横。

中国的田园诗和西洋的田园诗，不同处就在此。我曾见过这首诗的英译，译笔真惨，我相信外国人看了决不会认他作 Idyll 的。

现代美国诗坛上的一个大诗人罗伯·弗罗斯特 (Robert Frost) 也是一个伟大的田园诗人，他的诗几乎完全用口语，和华兹华斯的田园诗完全不同，他的一首《田园》(Pasture) 是：

我去清理那春天的草场，  
把流水上的败草去除，  
(也许我要全捡干净了，)  
我不会去久的，你也可以来。

我去看那栏中的小牛，  
在母亲身旁立着，他是那样小，  
母牛用舌头一舐他，他就要倒。  
我不会去久的，你也可以来。

别一首《补墙》(*Mending the Wall*)只是说墙裂了大缝,他和邻居去修理的事,末了结尾是:“好篱笆造成好邻居。”(“*Good fences made good neighbours.*”)全篇几乎全是对话,另外一首《山》(*The Mountain*)也是这样,以两人的对话来写这山的历史,他的一篇《西流的小溪》(*West Running Brook*)是以这样可爱的句子起头的:

[女]弗烈,北是哪儿呢?

[男]北?北在这儿,亲爱的,这小溪是流向西的

[女]他们就叫他西流的小溪,

(他们叫他西流的小溪,就从这天起。)……

《现代》上,施蛰存先生曾译过他三首诗,其中一首《刈草》(*Mowing*)也是一篇很有名的诗,其中说到:“一切超过于真实的就显得贫弱了。”又说“刈草”是“劳工所能领略到最美妙的梦。”

他就在这种态度之下,写出他的诗歌。

《在波斯顿以北》(*North of Boston*)出版了以后,受到他影响的不知有多少人。但他们只抓住他的表面的形式,而毫不顾及他深挚的情绪,和他自己的哲学。他们忘记了弗氏自己是农人,成名之后他仍在农场“继续作与生活的奋斗”。这种经

验才使他成为伟大的诗人。

新诗继旧诗而起后，田园诗十分衰替，一大部分诗歌，都是恋爱，和说理的，刘复的《一个小农家的暮》可以算比较使人满意的作品。然而除了那篇儿歌似的诗以外，就没有一首够得上称为田园诗的作品了，直到后来湖畔社的冯雪峰和潘漠华写了《若迦夜歌》、《温静的绿情》<sup>1</sup>后，中国才算有了比较像样的田园诗。

最近诗坛上的南星，可以说是一个最成功的田园诗人，他的大部分诗歌，如《响尾蛇》和《九歌》里的几首诗、《信念》都是极美的短诗：

风留下低回的行音，  
浮荡着，从白天到夜间，  
于是草叶更清凉了，  
美好的啾啾之声蜿蜒而来，  
响尾蛇的游行是不肯静默的，  
在有月有星的夏夜。

我的朋友们读了这首诗都叹道：“真美啊，这首诗。”南

---

1 此处有误，《温静的绿情》作者为湖畔社诗人应修人。——编者注

星的诗，好像冯延巳的词的“堂庑特大，开有宋一代风气”<sup>1</sup>一样，正中的词浅近而流丽，易于模仿，后来的晏殊、晏几道、毛滂等，都是模仿他的词的。南星的诗也是一样，以他这几首诗，将来一定能开出一派田园诗人来，正像孙大雨先生的几首商籁体，开出一派十四行的诗人一样。现在中国正是田园诗发展的当儿。俄国在大变乱大革命之中，尚产出了叶赛宁那样伟大的田园诗人，何况现在的中国呢？

（原载《新诗》，1937年，第2卷第2期。）

---

1 应为“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出自王国维《人间词话》。——编者注

## 谈诗选

恩特美雅 (L. Untermeyer) 在他的《现代美国诗选》 (*Modern American Poetry*) 的前言中说诗选有两种，一种是限定了十五或二十余个诗人，来代表一个时期的诗；另一种是普遍的将一个时期的诗介绍过来，所选的诗人也当然广泛得多了。选本的重要是人所共知的，这两种诗选当然各有各的价值：头一种是较精深的对于几个诗人的作风的认识，这几个诗人当然是必须能够代表这时期的。后一种能给人一个大略的对这时期诗的印象。前一种较偏重人，后一种则偏重时代。因了认识不足的原故，我们的新诗选几乎可以说没有一本能代表时代的。然而真能称得上是一本标准的第一种的诗选，也是没有。我们所有的诗选都是一胎而出的，照例是把新诗的祖宗胡适抬出来，放在头一位。我们应该知道新诗原是时代的趋势使然，胡适不过是他特别提出来罢了。在新诗运动史第一章容或有他的地位，然而拿他的诗的价值而论，能在我们的诗选



中占一叶地位吗？再下去仍然是老例，沈尹默的《三弦》，沈玄庐的《十五娘》是每一本诗选必有的。周作人的《小河》也是新诗的杰作，再下去刘大白、刘复、康白情、俞平伯、朱自清（如果篇幅大一点的诗选，当然要选进他的《毁灭》的），他们的诗的价值能够大到怎样呢？汪静之的《恋歌》好像是一个小学学生的话，刘大白则替他自己创了一体，所谓“新词”是也。康白情、俞平伯的诗，不分行写是一篇绝妙的随感，刘复则采用了山歌的体裁；眼光高一点的批评家也有的选入湖畔诗社的三诗人的诗的，老实说他们三人的诗比上列诸人的诗价值诚然高一点，像潘漠华的《若迦夜歌》，清幽如同爱肯（Conrad Aiken）的《森林的挽歌》一样。然而选进这首诗的选本能有多少呢？谢冰心的小诗只是说教的短偈，然而《春水》《繁星》哪一本诗选没有呢？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朱湘，这四人的诗是已有定评的，当然又要占去诗选一大段纸张，这一点我们诚然要原谅，因为这四人的诗是必须要选的。可是到了后来阶段，只用冯乃超的阴森的《红纱灯》和穆木天的《水声》来代表，则是我们所不能原谅的。《现代》上一群诗人难道没有一个是重要的吗？至少有徐迟、陈江帆、金克木、艾青四人是各以不同的步武，践着他们自己的路而进行的。这四人的诗哪一本诗选上有呢？戴望舒的诗照例是把《雨巷》摆在第一名，至于他后来的《乐园鸟》，以及晶莹明澈的